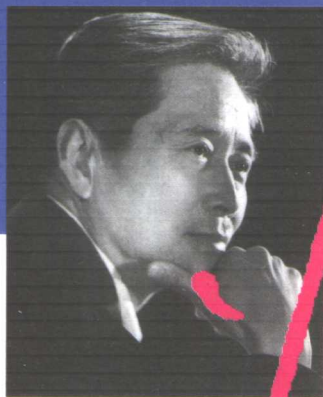




王火

# 作品自选集

WANGHUOZUOPINZIXUANJI

本书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的作品集，精选小说八篇，散文十余篇及创作谈。小说均写于改革开放以后，题材多样，表现手法上也力求新意，好看好读。关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创作谈，阐释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文学理念，对研究作家作品很有价值。

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物，或写人物，或写访问记，怀旧，抒怀，平实朴素，真切有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

火

作品自选集

WANGHUOZUOPINZIXUANJI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火作品自选集/王火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9

ISBN 7-02-003865-4

I. 王…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290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责任校对:杨 康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张文芳

王火作品自选集

Wang Huo Zuo Pin Zi Xuan Ji

王 火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3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3865-4/I·2928

定价 19.80 元



作者像

文学艺术创作无止境。我们需要创新，需要深刻，需要概括，也需要独特。那些深入生活中，用艺术之眼可以得到的应当表现成为奉献给人民的作品的一切，可以用不断新颖、不断变化的主题和技术来丰富、表现，这关键在于我们的努力与探索。这也需要我们面向世界，放开视野，开阔思路，不拘泥于任何一位前辈或文化巨匠作出独断的决断，探讨吸收他们有益于我们的成分，使之与我们的创作实际相结合。

2011年秋

作者手迹

## 走近王火(代序)

何 悠

王火,原名王洪溥,一九二四年生于上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写作,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做过记者、工会干部、中学校长,曾参加或主持创办了两家出版社、三个杂志,后长期在出版单位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工作,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王火喜爱读书,行万里路。他阅历很广,在国内走遍东北、西北、华北、华南及大江南北、西南及中南诸省,游历过欧洲的英、法、奥等国。一九九三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访问缅甸。一九九七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三十四届国际作家会议,并访问了捷克和南斯拉夫。一九九九年春率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和散文,作品逾六百万字,出书三十余部,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二十余部中篇小说、八十多个短篇小说及四部散文集、三个电影剧本、二部回忆录,还有许多文章散见于各报刊。他的作品有被翻译到国外出版的,也有被拍成电影、电视剧的。

王火的代表作是一百六十余万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此书一九九四年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同年获炎黄杯人民文学奖,一九九五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一九九七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获“八五”(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战争和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重彩浓墨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广阔、悲壮的历史画

卷,各阶层的人物在如磐战云下一一亮出了灵魂。小说多侧面表现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挫败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终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真实,使读者强烈感受到特定时代的特定氛围,揭示了历史的走向及作家的思索。

王火笔触新锐,他的作品非凡独特。他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作品中发扬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壮丽传统,用独特的生活、独特的思考及发现,反对邪恶,追求崇高的人格与真、善、美,作品中常常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用自己诗心和雄浑的艺术风格解读和表达历史,达到了历史的诗化、史诗风格的个人化,从而征服了读者。评论家认为《战争和人》是中国画式的虚实相映,诗意浓重,有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美学境界;认为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忧愤深广、沉郁顿挫、美丽隽永,时而铺陈出犹如唐诗宋词中一般的优美画卷。

王火从不媚俗,他吸收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的优点,有不断超越自己的艺术精神,这是他整体人格的一部分。他前后以半个世纪的时间从事《战争和人》的写作。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用十六年写成并被肯定了的初稿被毁,他在五十五岁时又重新开始写这部巨著直到成功。人们敬誉他为“当代谈迁”(谈迁是中国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史学作家,他花二十多年写成的巨著《国榷》初稿被窃,五十五岁的他又重新写成此书)。在重写《战争和人》时,他因跳下深沟救一个小孩受伤失去左眼,《战争和人》及他这本集子中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是他用一只右眼坚持写成的。王火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当代受人敬重的道德高尚且有成就的老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九五年曾获中国作协向抗战老作家颁发的“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牌。一九九五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和中国数十家著名报刊、画报及人物辞典均热情介绍过他。

王火历来欣赏清新优美、崇高纯洁的情调和文笔,他苦苦在笔

尖上凝聚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阅历、对人生及世事的体悟以及他迷恋文学的深情。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既不浮躁,也不矫情,有返璞归真的风格,也有渗入文学意识历久不散的芬芳。王火不张扬,“真诚做人、积极生活、虚心写作”是他的座右铭。有评论家把王火的作品称为“王火艺术”,有的认为:“王火对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独有感悟,文学史上将长留他的应有篇章。”

## 作者简介

王火，江苏如东人，原名王洪溥。

1924年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作家、编辑家。

王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作品逾六百万字，出书三十余本。1957年他在小说《赤胆忠心》中塑造的抗日游击队长节振国的形象，曾对广大读者有强烈影响。被改编为小说连播、话剧、京剧、评书、连环画，拍成电影、电视剧，并译成外文发行国外。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九十年代先后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及“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1995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授予王火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 目 次

|                |       |
|----------------|-------|
| 走近王火(代序) ..... | 何 悠 1 |
|----------------|-------|

### 小 说

|               |     |
|---------------|-----|
| 滚烫的回忆 .....   | 1   |
| 新“三岔口” .....  | 25  |
| 白下旧梦 .....    | 43  |
| 隐私权 .....     | 105 |
| 菟丝女人 .....    | 151 |
| 天下樱花一样红 ..... | 194 |
| 死亡钻石 .....    | 207 |
| 流星 .....      | 236 |

### 散 文 · 创 作 谈

|               |     |
|---------------|-----|
| 陈望道老师和我 ..... | 257 |
| 忆储安平教授 .....  | 266 |
| 难忘萧乾 .....    | 272 |
| 我记忆中的胡适 ..... | 281 |
| 希伯与斯诺 .....   | 289 |
| 母亲的藕饼 .....   | 297 |
| 寻梦洞庭路 .....   | 301 |
| 蜀王行宫消夏记 ..... | 305 |

|                     |     |
|---------------------|-----|
| 永不忘却的血色回忆 .....     | 311 |
| 在台湾十天 .....         | 317 |
| 秋雨布拉格 .....         | 332 |
| 松博尔,秋月迷人 .....      | 338 |
| 神往“拉雪兹” .....       | 343 |
| 访萧伯纳故园 .....        | 349 |
| 迷人的维也纳 .....        | 353 |
| 魔镜画家埃舍尔的启示 .....    | 358 |
| 现实世界中的作家 .....      | 365 |
| 有助于历史的前进 .....      | 368 |
| 《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 ..... | 371 |
| 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问 ..... | 396 |
| 关于《霹雳三年》答问 .....    | 400 |
| 附:王火主要作品目录 .....    | 403 |

# 滚烫的回忆

人的一生，也许始终是在辨识、体味、接触好人和坏人这两个概念；也许始终是在做好人或做坏人这个范畴里翻腾吧？当一个孩子根本没有什么人生经验时，看问题每每是机械的、简单化的。拿我的女儿小亮亮来说，启蒙时期，每当我与叶娟带她去看电影或戏剧时，对于银幕和舞台上出现的人物，她总要侧着小脸问我们：“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孩子的心灵纯洁得像水晶，思维简单明朗得像无云的天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似乎不是好就该是坏，还意识不到一个人在“好”的幌子下可以干坏事，而在“坏”的帽子下干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的时候，当民主与法制被践踏与破坏的时候，孩子更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会突然变成“反革命”，而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好干部”，实际上却距离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准很远很远。

每每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就热血沸腾，身、心都是滚烫滚烫的，使我不能不写下这样一个难忘的回忆……

这个故事的发生先得要说到小何。

小何，名叫何秉康，我和他同在一个刊物编辑部工作。我那年是三十二岁，整整比他大六岁，我是他的编辑组长。他是上海一个船厂老技术工人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编辑部，在我那个组里是个工作积极、办起事来干脆脆、夹风带火的编辑。他一支笔很行，写起文章来清楚、流畅，我总是把他当得力助手来使用。我们

的宿舍就在机关里，同编辑部离得很近。我们两家又是邻居，这就更增加了亲密关系。小何是一个宽肩膀的瘦高条子，比我高半个头，头发墨黑，英俊的脸上有两只沉思的大眼睛。他不修边幅，却总给人留下一种蓬勃向上的印象。那时，他刚结婚不到一年，爱人小李，名叫李楠，中等个儿，长得很端正，文文静静，有一双闪烁着聪颖、智慧光芒的眼睛，是个安分守己的中学语文教师。她工作像小何一样勤恳，一早去学校，晚上回来总是改作业、备课到深夜。他俩相亲相爱，当时还没有孩子，最喜欢我们的独生女儿小亮亮。小亮亮那时七岁，刚上小学，聪明活泼，绯红的小圆脸，黑亮亮的睫毛，扎两条小辫，穿什么衣服都招人喜爱。她放学回来，老爱钻到小何他们房里去玩，有时听个故事，有时吃个苹果，叫起他俩来，“叔叔”“阿姨”的十分亲热。当时，在小亮亮的心目中，长得像个运动员似的、英俊的小何叔叔无疑是个顶好的好人；穿得挺朴素，长得很漂亮的小李阿姨无疑也是个顶好的好人。而在我心上，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对他俩，通过日积月累的接触，有较深的了解，这种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小何这个人当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他脾气急躁一点，在我看来，有些自信、执着，甚至偏激。又比如说，他性子直率，有时好放大炮，讲话不太注意方式方法。每当他和别人发生矛盾或碰了钉子的时候，在办公室里，他常对我叹息：“老张，你修养比我好！我得向你学习呀！”一边说，一边张着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说真的，我待人处世从不毛手毛脚急火火的，说话也不爱横扫直射，像打机关枪那样。我的工作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我不愿意因为急躁在审稿改稿或发稿上出差错。“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就是写文章我也不喜欢急就章，锋芒毕露、一览无余，使人读了毫无回味。我喜欢那种曲折隽永，意在言外，读后如嚼橄榄的文章。处理事情时，我总喜欢思考了再思考，然后再做出决定。但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真话或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对党对同志，应当抱

一个“诚”字,是我当时的信念。我总觉得共产党人不应当隐讳自己的观点,而且不能离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更应当倾听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但,人的性格有些也是天生的。比如我这种性格吧,我那个性情温柔的爱人叶娟虽然能忍受却并不喜欢。她有时总连嗔带笑地说:“看你这黏糊劲儿!”或慢声轻语地说:“你呀,稳得叫人真受不了!”遇到叶娟这样说的时候,总是只好歉意地对她笑笑。因为,我自己也并不喜爱我的性格。相反,我喜欢小何那种近乎天真的坦率与真诚。

让我们言归正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前,刚刚大鸣大放,五月初,编辑部让我同何秉康两人出发到东北去“走马看花”跑一大圈,收集情况并组稿。我们出发了。大鸣大放,是很使人思想活跃的。我觉得群众的思想面貌起了变化,敢于发表意见的人多了,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气象。是好是坏,我还辨不清,只是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和何秉康在沈阳看了些工厂,到鞍山看了鞍钢,到大连看了造船厂,又到抚顺看了露天矿。祖国建设那种蓬勃向上的景象和人民群众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确确实实鼓舞了我们。在将近一个半月的“走马看花”中,收获很大,组到了稿,收集到了需要的情况,也有了不多可以写作的素材。我俩一路上谈社会主义的远景,谈国家的光辉前途,他总是说:“我们应当多给党做点工作。”“能在这么一个幸福可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战斗,我感到自豪。”我发现,小何浑身朝气。他是个新转正的党员,心像一团火,那种炽热的愿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意愿,在我面前表露得十分真诚,十分鲜明。我觉得,如果我们党吸收的党员都像他这样,增加的都是这样的新鲜血液,党将是永远朝气蓬勃的!

我们从东北回来,已快进入六月份了,大鸣大放正是高潮。党内党外都在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多提各种不同的意见。分党组成员、人事科长、戴眼镜的矮胖子老江到处动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革命应当舍得一身剐”

“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当时,有些人还为没有意见可提而犯愁,考虑这是不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啊?是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啊?叶娟就是一个。她文化不高,从小受苦,共产党给了她阳光,社会主义给了她雨露,革命给了她温暖,新中国给了她幸福,她对一切都够满意的了。她在一个报社的校对科里当校对,工作紧张忙碌,回来还忙家务,见闲少,脾气又好得出奇,同谁也不闹矛盾,看什么也顺眼,好像什么意见都没有。那时,她不止一次脸上微露焦灼,嘴唇的两角微微弯起,求助似的对我说:“怎么办呢?你说我鸣放点啥好呢?”我就只能黏糊地说:“慢慢考虑考虑吧!”确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怎么鸣放才对得起党呢?总想鸣放得深刻一点,提出的意见、问题对革命有点作用,这当然是要费思索的!

可是,这样的事儿,对何秉康那样的青年却一点也不为难。小何是个想到啥就能说啥的人,我们在东北“走马看花”时,发现群众的干劲很高,但存在着一个需要注意安全生产的问题。从我们跑过的厂矿来看,有些厂矿干部同我们谈的时候也不讳言这一点。我同小何在“走马看花”中交换意见时,小何谈过:“回去后,要向编辑部写个汇报,这个情况一定要汇报上去!”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希望有关领导机关能够了解到这个情况,引起普遍的重视。

回来以后,我说:“小何,汇报由你写吧!”他眨着两只眼睛认真地说:“老张,你写,你对问题考虑得比我深比我严密!”我既是编辑组长,这次出发两人都挺劳累,我觉得多担点责任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答应了。不巧,过了两天,我突然发高烧了,一验血竟是副伤寒,被送进了郊区的传染病院隔离治疗。就在我住院的这短暂的二十多天里,小何主动代替我写了汇报,并且在一次鸣放会上出了问题。

后来人家告诉我,在我生病不久,一个炎热的下午,鸣放会上,何秉康这个“右派”认为“有利的时机到来了”,他那“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露出来了”。小何

的事对我简直像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冲击。我不禁想：要是汇报是我写了交上去的，我不也就是同小何一样的命运了吗？我脑海里成了万花筒，各种念头匆匆纠合，匆匆映现，又匆匆变幻……

叶娟将我到医院接回家，我还不能上班，在家躺着，就听说社里正在批判八个右派，其中包括小何。那七个我且不说，对于何秉康，那我太了解他了，把他这样的同志当做“阶级敌人”，我怎么能想得通呢？

我懊丧地躺在床上，听着叶娟和小亮亮向我零零碎碎地报告一点情况。那时节，在我们那个单位，人同人之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了。本来很熟识的人一下子陌生起来，很少互相串门。一天，小亮亮从外边跑回来，她那圆圆的小脸上带着惊讶、恐怖的神态，两只美丽的眼睛老是一眨一眨，偎依在我床边，突然侧着脸问我：“爸爸，隔壁小何叔叔是坏人？”我皱着眉看看她，问：“怎么？”她天真地翕动着小嘴说：“我看到了！就在礼堂里，他站着，好些人都在熊他！礼堂门口还有大字报，上边画了他手拿钢刀嘴里冒黑水。人都说他是……”她想说什么“右派”，但不会说。听了小亮亮这番话，我怎么回答呢？我皱着眉点着了一支香烟慢悠悠地抽起来，心里乱得像塞了一团麻。谁知小亮亮却又把脸贴着我的身子，一把抱着我说：“爸爸！你是好人！”说这话时，她似乎无限快慰，无限骄傲，无限自豪。我的心猛然揪紧了！我不忍心冷淡她，抚摸着她那可爱的小脑袋，一下又一下。她又告诉我：“隔壁小李阿姨眼睛都哭肿了！”说着，自己的两个小眼圈也红了。我不想听了，说：“走吧！去玩去吧！”把她打发走了，我却默默沉思起来。

叶娟的单位里也在反右派。叶娟回来，说她们科里也有一个。“其实那人平日挺不错，鸣放时也没说什么了不起的话，只不过年轻自负，平日跟领导关系不好，这次排队排左、中、右，就给排上了！”叶娟那么温柔的人，说这些话时也激动了，脸都红了。叶娟又告诉我：听说隔壁小何的爱人李楠也在挨整，这两天常在屋里哭，

学校里说她有“同情右派的言论”，因为她说过：“小何是个好人，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天晚上，叶娟带小亮亮上街去给我买水果。戴眼镜的、矮胖的人事科长老江来了。

老江是个脸上难见笑容的人。近视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白多于黑，老是给人一种凝固不变的冷冰冰的感觉，但还算是个比较坦率的同志。他简单谈了一下小何的情况，然后就说：“你应当带病参加运动！在批判会上揭发批判何秉康的右派言论和罪行！”他的表情异常严肃，“你想，你是和他一起去东北的，平时你们关系又那么亲密。他现在负隅顽抗，死不认账，反动气焰很嚣张。你沉默可不行，群众会有看法的！”我黏黏糊糊地抽烟，没作回答。老江那张白净的脸上像涂了霜，又问我：“何秉康这次出差到东北，是怎么收集反党炮弹的？”从他的话里听来，小何似乎什么也没有牵扯我。

小何虽不牵扯我，我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小何到底鸣放了些什么呢？我的天！如果只是因为反映了安全事故较多的真实情况，就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那今后……我吸着烟，语调慢吞吞地、想坦率却又不敢坦率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只说：“小何平时工作很好，出身、社会关系也挺好，出差在东北时，我没有发现他收集什么炮弹。”我还笼统介绍了同小何一起耳闻目睹的厂矿中安全事故的情况，最后，我说：“排队，有百分比，万一没有真的右派呢？”

老江用手托托眼镜架，用犀利的眼光看着我，脸色十分可怕：“人总是分左、中、右的，还能没有右派？”

窗开着，吹进来一股叫人烦躁的热风，我淌着汗。

我语塞了。谁说不是的呢？我天天看报，报上说有提出要杀共产党的右派，也有提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右派。但眼前本单位这种情况却又怎么能不使我心里忐忑？老江同我长期共事，关系一直不错，但到底做惯了人事工作，现在对我也是那种不能平等